

客家話中的強勢語——以「抱怨」為例^{*}

吳睿純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透過口語的言談情境填充問卷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我們蒐集台灣地區四縣客家人的抱怨語料共一千零八十筆，探討客家話中的強勢語及其使用的時機。依據過往文獻及現有的口語語料，我們將強勢語分成增強詞、侵略性疑問詞和詞彙增強詞三大類。結果顯示增強詞和侵略性疑問詞使用的頻率最高，且相較於女性及年長者，男性與年輕族群傾向使用較多的強勢語以增強抱怨的強度；此外，不同類型的強勢語也經常合併使用，以加強語氣的強度。若結合抱怨策略來看，我們發現強勢語不一定只出現在直接或嚴厲的抱怨策略裡，有時也與間接或緩和的策略連用。另外，不同於抱怨策略或緩解語的選用，客家人在使用強勢語時較不受被抱怨者的社會地位、相對親疏度或性別的影響而產生較大的改變或增減其頻率。

關鍵詞：客家話、強勢語、抱怨

1. 前言

「抱怨」是人與人雙向溝通時經常出現的語言行為，然而這樣的行為卻會影響談話的和諧，且又容易傷及被抱怨者的積極面子 (positive face)，¹因此，抱怨者一方面必須

^{*} 本文係本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客語『抱怨』語言行為之研究」(NSC 98-2410-H-134-020) 之部份研究成果，作者特此感謝國科會的研究經費補助。此外，本文初稿曾於 2012 年由國立中央大學主辦的第九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口頭發表，獲得與會專家學者許多寶貴建議，謹此致謝。最後要特別感謝兩位不具名的審查者提供了修改建議，讓本文的呈現更為完整。當然，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¹ Brown and Levinson (1978, 1987) 依據 Goffman (1967) 面子 (face) 的概念提出每個人都有面子需求 (face wants/ face needs)，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希望被接納、得到關懷、受人敬重等。Brown and Levinson 也把面子分為積極面子 (positive face) 和消極面子 (negative face) 兩種，積極面子是希望得到別人的喜愛、認同、欣賞及尊敬，而消極面子則是不希望別人對自己強加各種負擔，自己的行為不受到別人的干涉，並有自己選擇行動的自由。他們認為絕大多數的語言行為都是威脅面子的行為 (Face Threatening Act, FTA)，即在交談過程中，說話者與受話者同時面臨著積極面子與消極面子的威脅，所以如何保護自己與對方的面子，降低威脅面子的程度，是談話中很重要的禮貌原則。

謹慎的選擇直接程度 (directness level) 不等的抱怨策略，以適度的宣洩情緒、表達不滿、要求被抱怨者修復、還原或補償已發生或被破壞的事物；另一方面也會交替的運用不同的修飾語，²以增強抱怨策略的強度或減緩抱怨可能為對方所帶來的衝擊。以往多數研究「抱怨」的學者都將重心放在抱怨策略的選用，較少著墨於內在修飾語的使用，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抱怨時內在修飾語的運用。

一般把內在修飾語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用來增強或加重一個語言指令的「強勢語」(upgrader)，強勢語可以更明確的傳遞說話者的情緒、增強語氣強度，以更適切的達到溝通的目的；另一類則是用來減緩或弱化語氣的「緩解語」(downgrader)，常被用來削弱語句的強度，目的在使受話者感覺不被過分侵犯，並盡量替受話者保留面子。為了要精準的達到抱怨的目的及掌控抱怨的效果，抱怨者（特別是母語使用者）在抱怨時經常靈活的運用這兩類修飾語，³有時使用強勢語以加強傳遞心中的不滿情緒，有時則使用緩解語讓受話者不致過份困窘，更有時會在同一句話裡同時出現強勢語及緩解語以適度調整話語的強度。如下例 (1)-(3)。⁴

(1) ngai5 實在會分你譴死！

‘我實在會被你氣死！’

(2) 這下你撈我擲壞忒，可能愛賠償 ngai5 o3！

‘現在你把我（的電腦）丟壞掉，可能要賠償我喔！’

(3) 下擺較細義兜仔，毋好亂匯錢分人。

‘下次要更小心一點，不要亂匯錢給人。’

例句 (1) 中，說話者面對的是與自己社會地位相當且關係親近的女性友人，因此使用強勢語實在（實在）來加強自己不滿的情緒；例 (2) 則是面對陌生人，因為熟悉度 (familiarity) 較低，說話者很禮貌地使用了緩解語可能（可能），讓這個陌生的受話者有否定或反駁的空間；而例 (3) 中因為受話者是說話者的父親，關係親近但具權威性，所

² House & Kasper (1981) 最早將這一類的詞語稱作「情態標記」(modality marker)，後來也有學者用「修飾語」一詞取代之。一般將修飾語分成內在修飾語 (internal modification) 與外在修飾語 (external modification) 兩種，簡單來說，內在修飾語與該語言行為出現在同一語句之內，而外在修飾語則出現在鄰近的語句 (Sifianou 1999)。以「請求」為例，「可以麻煩你幫我開門嗎？」中的麻煩你就是一個內在修飾語；而「可以幫我開門嗎？我手上提滿了袋子，沒辦法開。」中，後面兩句就是外在修飾語。

³ 第二節文獻回顧部分將提到母語使用者較能交替地靈活運用這兩類修飾語，而外語學習者則依其對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的熟悉程度有不同的表現。大致說來，目標語語言能力越佳，其語用表現越接近母語使用者，也會使用較多的修飾語 (Chen 2009; Najafabadi & Paramasivam 2012)。

⁴ 以下三例皆為本研究採錄到的口語語料，例 (1) 的抱怨對象是一位女性好友，例 (2) 是一位陌生男性，例 (3) 則是說話者的父親。

以說話者一方面用強勢語較（比較/更）來傳遞自己堅定的語氣，另一方面又使用緩解詞兜仔（一點/一些）以表達對父親的尊重及禮貌。

由以上幾個客家話的例子我們發現，客家人在抱怨時，除了會依各種社會語用條件選用不同的抱怨策略，也經常使用內在修飾語以調整抱怨的強弱及適切性。因此，本文將探究以客家話為母語的人在面對抱怨的情境時，使用內在修飾語——特別是強勢語——的頻率和時機。

2. 文獻回顧

誠如前言所述，大多數研究語言行為的學者都將重心放在策略的選用上，較少研究分析內在修飾語在語言行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少數的內在修飾語相關的研究中，又多以中介語 (interlanguage)⁵ 中的語言使用為研究背景 (Barron 2003; Blum-Kulka *et al.* 1989; Chen 2009; Economidou-Kogetsidis 2009; Hassall 2001; Ho 2006; House & Kasper 1981; Kasper 1981; Najafabadi & Paramasivam 2012; Schauer 2004; Trosborg 1995; Woodfield 2006)。因此，我們將文獻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探討內在修飾語在中介語中的使用情形，第二部份則是中文裡關於內在修飾語的研究。

House and Kasper (1981) 研究英語和德語中的禮貌標記 (politeness markers)，他們以「抱怨」和「請求」的語言行為作為研究目標。結果顯示，說德語的人平均比說英語的人使用多 4.6 倍的強勢語，且若從他們所使用的「策略」的「直接程度」來看，英語使用者從不使用最直接的第七和第八級，但部分德語使用者在抱怨中會使用最直接的第八級；相反的，最不直接的第一級則是英語使用者比德語使用者來得多。乍看之下，似乎德語使用者較不禮貌，因為他們使用較直接的抱怨策略，但 House and Kasper 進一步發現，雖然英語使用者在抱怨時最多僅使用第六級的抱怨策略，但是在這一級中，他們傾向使用大量的強勢語以加強抱怨的語氣，而這些強勢語的使用就補償了他們文化和社會價值中不允許出現直接程度最高的第七級和第八級的不便。這個現象說明了透過強勢語的增強作用，說話者認為甚至可以提升抱怨策略的強度和直接程度。此外，House and Kasper 也指出，雖然說德語的人在抱怨時使用較直接的策略，而且相較之下又較少使用緩解語，卻不代表德語使用者比英語使用者來得沒禮貌，因為這兩者所處的社會結構不

⁵ 中介語的概念最早由 Selinker (1972) 提出，指的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或外國語言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產生之過渡語言。Selinker 認為它是一個動態的語言系統，也就是說，它會隨著學習的歷程而有所改變，當學習者對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即正在學習的第二語言或外語) 的語言接觸與使用增加，中介語與目標語的距離會越來越近，學習者的語法錯誤也會越來越少。

同，所建立的價值觀也當然不同，所以對於禮貌的程度也各有不同的理解與表現。然而這種文化上的差異，卻經常表現在外語的學習上，學習英語的德國人，常常被認為說話不禮貌，究其原因，多半是語用偏誤 (pragmatic errors) 所造成，因此在學習外語時，學習者一定要對目標語的文化背景及社會價值觀等有所了解，才能避免跨文化的語用偏誤。Ho (2006) 針對「道歉」的研究也有同樣的結論，他發現英語使用者在道歉時使用較多的強勢語，中文使用者則選用較多緩解語，而這樣的文化差異也間接影響其中介語的語言表現。

Chen (2009) 則利用角色扮演 (role play) 和言談情境填充問卷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DCT) 探討台灣籍大學生和美國籍大學生在抱怨策略的選用及內在修飾語的運用上的差異，同時也探究台灣學生英語語言能力與中介語抱怨行為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台灣籍和美國籍大學生用母語抱怨時，使用內在修飾語的頻率皆高於英語學習者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特別是英語能力較差的學習者)，顯示內在修飾語的使用頻率與受試者的語言能力成正相關。Chen 更進一步指出，各組使用緩解語的頻率皆遠高於強勢語，足見人們在抱怨時還是會盡量顧全被抱怨者的面子。而緩解語中以低調語 (downtoner) 使用的比例最高，且又以台灣的大學生使用母語時的頻率最高；而強勢語中最常被使用的是增強詞 (intensifier)，但令人訝異的是使用頻率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外語能力較差的學習者，且部分還被認為是非常直接而不禮貌，甚至是不會出現在美國籍大學生語料裡的不禮貌用法。Chen 因此認為外語能力較差的學習者在使用目標語時往往會受限於語言能力，致使其在表達抱怨時產生困難。

Najafabadi & Paramasivam (2012) 則探究伊朗籍的英語學習者在使用英語「請求」時所使用的修飾語，結果顯示，相較於母語使用者，他們經常過度使用外在修飾語，而較少使用內在修飾語，但隨著英語能力的增進，語用表現就越接近英語使用者。

接著再看看中文裡關於內在修飾語的研究。Chang (2001) 藉由錄音 (tape recording) 及問卷調查 (questionnaire) 兩種方式收集語料，探討台灣地區國小、國中、高中以及大學生使用抱怨語的情形與差異，並討論情境、年齡、和性別等變項在抱怨裡所扮演的角色。其中從抱怨修飾語來看，Chang 發現男性及年紀較小者使用非禮貌修飾語 (impolite modification) 的比例最高。Chang (2007) 則探討台灣的國中、高中、大學以及研究生對中文抱怨語的語言認知和語言行為表現。針對修飾語部份，Chang 指出年紀越大的組別使用越多緩解語及緩和修飾語 (mitigating modification)，年紀越小的組別則使用較多的強勢語和激怒修飾語 (aggravating modification)。顯示說話者的「年齡」對修飾語的選用有很大的影響，年紀越大者對社會關係的認知較清楚，使用禮貌修飾語 (polite modification) 的頻率也較高，反之，年紀較輕者則較常使用非禮貌修飾語。

雖然 Chang (2001) 和 Chang (2007) 針對台灣學生的抱怨策略及其修飾語的研究堪稱完整而深入，但由於受試者皆為在學學生，教育程度落差大，若能以已出社會的成年人作為受試對象，應該可以獲得更全面且更令人信服的結果。

3. 內在修飾語的分類

House & Kasper (1981) 從禮貌標記出發，將緩解語分成十一類，強勢語分成六類，由於本文主要聚焦於強勢語，接下來的討論皆以強勢語為主。House & Kasper 把強勢語分成過度陳述詞 (overstater)、增強詞 (intensifier)、增強承諾詞 (+ committer)、詞彙增強詞 (lexical intensifier)、侵略性疑問詞 (aggressive interrogative)、和誇張的呼籲 (rhetorical appeal) 等六類，⁶說明如下 (1981: 169-170)：

過度陳述詞：以副詞性的修飾語增強話語的說服力，例如英語中的 *purely, terribly, absolutely* 等等。(I'm absolutely disgusted that you left the bathroom in such a state.)

增強詞：用副詞增加一個命題的強度，例如英語中的 *very, so, really, such, indeed* 等等。(I'd be really pleased if you could help me.)

增強承諾詞：用以修飾整個句子，表達對命題的特殊承諾，例如英語的 *I'm sure, I'm certain, It's obvious, surely, obviously* 等等。(You should certainly have informed me.)

詞彙增強：透過詞彙的選擇來展現強勢的態度，有時甚至使用髒話來增強語氣，例如：*You've stained/ruined my carpet.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等。

侵略性疑問詞：用疑問語氣來增強話語的衝擊力，例如 *Why haven't you told me before?*

誇張的呼籲：用以暗示受話者一定要接受這個命題，例如英語中的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It's common knowledge that*。

Trosborg (1995) 在針對抱怨的研究中指出，不同的修飾語可以讓直接程度相等的兩個抱怨策略有不同的威脅程度，也就是說，就算是最間接的抱怨 (indirect complaint)，緩解語也可以讓它顯得更委婉，而強勢語則可以讓原本已經很直接的抱怨 (direct complaint) 變得更加威脅對方的面子。她依據 House & Kasper (1981) 的分類，將強勢語分為增強詞 (intensifier)、承諾增強詞 (commitment upgrader) 及詞彙增強 (lexical intensification) 三

⁶ 由於部份強勢語的分類在中文裡還沒有統一的翻譯，因此，我們自行依其意義給予適切的翻譯。

類。其中與 House & Kasper 最大的不同在於少了「侵略性疑問詞」和「誇張的呼籲」，至於她的「承諾增強詞」則是 House & Kasper 的「過度陳述詞」與「增強承諾詞」的合併。

Ho (2006) 的研究將強勢語與緩解語依其所搭配的道歉策略和實際的功能區分為擴大詞 (maximizer) 和縮小詞 (minimizer)，他依據 Leech (1983) 的謙虛準則 (Modesty Maxim) 認定只要是能夠增強道歉強度的都稱作擴大詞，因此它常用來修飾直接的道歉，而強勢語都屬於擴大詞的範疇。他將強勢語分為情緒的表達 (emotional expression)、增強詞、雙重增強詞或重複增強詞 (double intensifiers or intensifier repetitions) 和詞彙/詞組增強 (lexical/phrasal intensification)。其中情緒的表達就是中文裡的天啊、哼或是英文裡的 *my goodness* 等；而雙重增強詞則指兩個增強詞同時使用，如中文裡的我真的非常抱歉，或英文的 *I'm so very sorry to have spilled coffee on you.* (2006: 42) 而詞彙/詞組增強則等同於 House & Kasper (1981) 的詞彙增強。比較值得一提的是，Ho 認為只要能減輕道歉強度的都是縮小詞，而某些強勢語在道歉者試圖減輕自己的罪惡時，會有協助藉口合理化的功用，因此他認為縮小詞裡也有強勢語，特別是「情緒的表達」和「增強詞」這兩類，例如：哈！我餓了或英文中的 *Whoops, excuse me.* (2006: 44) 中的哈和 *Whoops* 就是縮小詞中的強勢語，Ho 稱之為「情緒縮小詞」(emotional minimizer)，這樣的情緒表達會讓整體道歉的語氣減弱，也就是說，說話者利用這些情緒詞來減輕自己道歉的強度與必要性，同時儘量維護自己的積極面子；而他也認為在道歉時，有時增強詞可以增強第三者（人/事/物）的過錯，以減輕說話者道歉的必要，例如不好意思，這很燙，我沒拿好或 *I didn't know the traffic to your house would be so bad at this time.* 中的很和 *so*，都成功的將打翻湯碗或遲到的責任加重在第三者上，而減緩了道歉者該道歉的強度和必要。

Chang (2007) 的研究則以 House & Kasper (1981) 和 Lin & Ho (2006) 的分類為依歸，將強勢語分為六類，分別是過度陳述詞、增強詞、詞彙增強、侵略性疑問詞、誇張的呼籲以及情緒的表達。

4. 研究方法

4.1 語料蒐集方式

為了要蒐集大量的客語抱怨語料以作為強勢語分析的依據，我們選用在研究語言行為時最常使用的方式——「言談情境填充問卷」(DCT) 作為蒐集語料的方法。

DCT 又可分為書寫 (written DCT) 和口語 (oral DCT) 兩種。一般認為口語的 DCT

跟封閉式的角色扮演 (closed role play) 較相近 (Kasper & Dahl 1991)，比書寫式的 DCT 更能蒐集到自然的語言資料 (Yuan 2001)，再加上目前台灣地區客家話的文字和標音方式尚未普及，因此本文以口語的 DCT 來蒐集客家話的抱怨語料。

使用 DCT 最大的好處是除了可以一次採集到大量的語料之外，還可以有效的控制社會語用變項。誠如前言所述，抱怨是一個會威脅對方面子、破壞談話和諧的語言行為，而我們認為正如同抱怨策略的選用一樣，抱怨者在面對不同性別、不同社會地位、及親疏程度不同的被抱怨者時，應該會使用不同的強勢語，且其出現的頻率也可能因為受話者身分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因此，我們以不同性別（男、女）、社會地位（高、對等、低）及熟悉程度（親近、認識、陌生）為標準，設計了 18 個口語的 DCT。這些 DCT 都是描述在客家文化（或台灣文化）中較不被社會接受、且會引起抱怨的情境。我們盡量將這些 DCT 都控制在約莫相同的強度 (imposition)，以激起受試者用相當的抱怨情緒來回應每一個 DCT。以下舉兩個題目為例：

–P –D ; M

若徠仔食飯个時節，無乖乖坐好，歸碗飯兜來兜去，結果佢毋堵好摻一碗油漬漬个雞湯倒到若眠床頂，該 lia3 時節你會摻佢講？

‘你兒子吃飯的時候，沒乖乖坐好，整碗飯端來端去，結果他不小心把一碗油滋滋的雞湯倒到你的床上，那這時候你會跟他說？’

+P +D ; F

有一隻你十多年毋識堵到个國民學校个細妹先生，摻你講好了摻你共下食飯，食飯該日係講到暗夜，該日暗夜當冷，又落水，結果你等佢等五十分鐘佢正到，該 lia3 時節你會摻佢講？

‘有一個你十多年不曾見面的國小女老師跟你講好了要跟你一起吃飯，吃飯當天是約在晚上，那天晚上很冷，又下雨，結果你等她等五十分鐘她才到，那這時候你會跟她說？’

我們以 P (power) 代表社會地位，+P、=P 和 –P 分別表示社會地位高、相同社會地位和社會地位低的被抱怨者；D (distance) 代表熟悉程度，+D、=D 和 –D 則分別表示被抱怨者與抱怨者的關係是陌生、認識和親近；M (male) 代表男性，F (female) 則是女性。因此第一例的被抱怨者是社會地位較低，且關係親近的男性；而第二例則是社會地位高於說話者，且關係較疏遠的女性。

最後我們請一位口齒清晰且以四縣客家話為母語的女性將此 18 個情境依序錄下來。

4.2 受試者

我們以北部地區四縣客家話的使用者為研究對象，⁷蒐集了六十位客家人的語料，其中 30 位為年輕人（20-40 歲之間），30 位為年長者（50-70 歲之間），男女各半，如此一來就可以避免受試者年齡及性別差異可能帶來的影響，⁸也可以分析不同年齡層與不同性別的客家人在抱怨時使用強勢語的種類及頻率是否有所不同。

4.3 語料蒐集程序及分析

我們讓受試者先填寫一份簡單的問卷調查表，內容包括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居住地區、使用客家話的狀況等，儘可能使受試者為同質性很高的族群，以排除研究變項以外的變因。接著逐一播放預先錄製完成之 DCT 情境，並請受試者針對每一種情境中不同性別、熟悉度、社會地位之被抱怨者的行為做出回應，並將其回應依序錄下來。最後，我們請以四縣客語為母語的助理來轉寫錄製完成的口語資料檔案，再依抱怨策略與內在修飾語的類型進行編碼 (coding) 與分析。

5. 研究結果與討論

我們從口語的 DCT 中得到 1080 筆抱怨的語料（60 人次 x 18 個情境）。本文擬就強勢語出現的時機、與抱怨策略間的關係以及社會語用變項對強勢語使用的影響作質性的探討。

5.1 客家話中的抱怨策略

雖然抱怨的策略並不是本文探討的重點，但為了對強勢語有更深入的认识，我們將討論強勢語與抱怨策略間的關聯，因此將抱怨策略簡述如下。我們參考 Lin (2007)、

⁷ 受試者皆來自於台北、桃園、新竹和苗栗。他們的父母親皆是四縣客家人（以四縣客家話為母語），而他們自己也都以四縣客家話為他們的母語。

⁸ 我們將受試者分成以下四組：

- A. 20-40 歲年輕男性 15 人
- B. 20-40 歲年輕女性 15 人
- C. 50-70 歲年長男性 15 人
- D. 50-70 歲年長女性 15 人

而各組的年齡跨距和平均年齡如下：

組別	A	B	C	D
年齡跨距	20-39	20-38	50-69	50-65
平均年齡	24.4	23.9	59.5	54.5

Olshtain & Weinbach (1987; 1993) 和 Trosborg (1995) 的分類，並參照轉寫出來的 DCT 語料，將客家話的抱怨策略分成五大類型 (category)，每一類型蘊含兩個抱怨策略，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 抱怨類型和策略

抱怨類型 (Category)	抱怨策略 (Strategy)
類型一：放棄抱怨 (Opt out)	策略一：替被抱怨者辯解 (Justification of the complaine)
	策略二：表達抱怨無用 (Useless to complain)
類型二：表達惱怒 (Expression of annoyance)	策略三：表達不滿或惱怒 (Express annoyance)
	策略四：預告不好的後果 (Show bad consequence)
類型三：要求賠償 (Asking for repair)	策略五：請求賠償 (Request for repair)
	策略六：命令賠償 (Demand for repair)
類型四：威脅或警告 (Threatening or warning)	策略七：威脅 (Threatening)
	策略八：警告 (Warning)
類型五：直接抱怨 (Explicit complaint)	策略九：責罵這個行為 (Explicit blame on the behavior)
	策略十：責罵被抱怨者 (Explicit blame on the complaine)

其中，類型一是最溫和且間接的抱怨，而類型三、四和五則是較嚴厲且直接的抱怨。

5.2 客家話中的強勢語

雖然針對不同的語言行為各個學者在修飾語的分類上略有不同，但大致都將強勢語定義為增強語氣或增加話語對受話者衝擊力的修飾語。而其中 Ho (2006) 雖然是針對「道歉」的研究，但是他對內在修飾語分類卻讓我們對「強勢語」的字面意義有不同的認識與解讀。Ho 以擴大詞和縮小詞的概念來說明強勢語的分類，他認為在道歉時，有時說話者會運用強勢語來增強第三者的錯誤以減輕自己道歉的必要程度，因此強勢語有時也與較緩和或較不直接的道歉策略連用。若以「抱怨」來看，抱怨者有時也可能將強勢語使用在極為溫和的抱怨策略上，如下例 (4) 的實在（實在）、恁（很/非常/這麼）和當（很/非常）：

- (4) 這下落水 le5，落水係毋係塞車仔 ho2，正無辦法恁仰遽遽過來。實在恁
久 ia3 無見面，有辦法看到你實在當歡喜 la5！
‘現在下雨了，下雨是不是塞車呢，（你）才沒辦法這樣快快過來。實在
很久也沒見面，能夠看到你實在非常高興啦！’

在上例中，抱怨者要對赴約遲到的人抱怨，但由於受話對象是社會地位高於自己的老師，因此抱怨者選擇類型一的「放棄抱怨」，並替被抱怨者找遲到的藉口（下雨所以塞車），這是抱怨中最溫和、最不直接的策略，而說話者運用強勢語實在（實在）、恁（很）和當（很/非常）來傳遞和老師見面非常愉悅的情緒，以安撫深感抱歉的老師。這個例子說明了強勢語也不一定要與直接的抱怨策略連用，有時也用於間接或緩和的抱怨策略中。

我們以 House & Kasper (1981)、Trosborg (1995)、Ho (2006) 以及 Chang (2007) 的分類為依據，同時觀察所蒐集到的口語抱怨語料，將客語中的強勢語分成以下三類：

- （一）增強詞 (intensifier)：恁⁹（很/非常/這麼）、當（很）、還（很/非常）、實在（實在）、正經（真的）、非常（非常）、一定（一定）、完全（完全）等副詞，用以增強話語強度。
- （二）侵略性疑問詞 (aggressive interrogative)：仰（怎麼）、仰會（怎麼會）、仰仔（怎麼）、仰般（如何）、仰般人¹⁰（怎麼/怎樣）、仰結煞（怎麼辦）、搞麼个𪗇（搞什麼鬼）、麼个意思（什麼意思）等，運用這類疑問詞來加強傳達不滿或不耐煩的情緒。
- （三）詞彙增強詞 (lexical intensifier)：好得（好在/幸好）、最好（最好）、無（不然¹¹）、還（尚¹²）、你看（你看）、看你（看你）、夭壽（夭壽）、該死（該死）、巔𪗇（瘋女人）等，有時透過特殊詞彙（甚至是不雅用語）的選擇來增強語氣。

不同於文獻中的分類，此次的客語語料中我們沒有找到「增強承諾詞」和「誇張的呼籲」，而少數幾個「情緒的表達」我們認為很難判定是否為強勢語的使用，反而認為或許單純歸類為句首/句末語氣詞更恰當。因此，我們將強勢語分成以上三大類。接著，我們以實際語料為例，說明客家話中強勢語出現的時機與功能。

首先看增強詞。增強詞因為涵蓋範圍較廣，因此在此次的抱怨語料中出現頻率最高，以下僅舉其中四個例子：

⁹ 客家話中的恁有兩種不同的用法，一為這裡所指的強勢語，多用來修飾形容詞，相當於英文裡 very/really/so 的用法；另一個則相當於華語中的「這樣」，例如：你毋好恁（你不要這樣）、你恁做你係妨礙到 ngai5 你知無（你這樣做你是妨礙到我你知道嗎），接下來的討論將以第一類恁用做「很/非常/這麼」的修飾語為主。

¹⁰ 本文依照所收錄的口語語料來紀錄，有些方言也將仰般人讀作仰般形。

¹¹ 根據徐兆泉 (2009: 830) 的定義，無有「沒有/不然/不要/比不上」的意思，這裡僅就無用作「不然」時的語境作分析。

¹² 參照徐兆泉 (2009: 538) 的定義，還除了「很/非常」的意義之外，還有「尚（且）」的意思，見下例 (8)。

- (5) 你這地泥 zongl 到恁濕，會害人跌倒。
 ‘你這地板弄到這麼濕，會害人跌倒。’
- (6) 做先生你看病第一个就愛問這患者，看有藥仔會過敏無，你完全無問你就開這藥仔分 ngai5 食。
 ‘當醫生你看病第一個就要問這患者，看是否有藥物過敏，你完全沒問你就開這藥給我吃。’
- (7) 先生你實在還無準時 ol！害 ngia5 冷到會死，這下等你等恁久。
 ‘老師你實在很不準時喔！害我冷到快死，這下等你等這麼久。’
- (8) 自家賣菜、自家好朋友，還賣該恁壞个菜，實在無天理 ol！
 ‘自己賣菜、自己好朋友，還賣那這麼爛的菜，實在沒天理喔！’

第 (5) 例中的恁（很/非常/這麼）用來加強形容「濕」的程度，這個恁（很/非常/這麼）在我們的語料中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增強詞，多用來修飾形容詞，例如：你仰會恁愁？（你怎麼會這麼笨？），有時也出現在情態詞前面，例如：先生，無採人介紹 ngai5 講你恁會看（病）。（醫生，枉費人家介紹我說你非常會看（病））。

而例 (6) 中的完全（完全）出現次數就非常少，說話者用這個增強詞來加重醫生沒有仔細問診的過失。例 (7) 和 (8) 中都出現了實在（實在）和還（很/非常/尚），例 (7) 中的還是增強詞，有「很/非常」的意思，用來修飾後面的形容詞，與實在（實在）連用，強調無準時（不準時）的情況非常嚴重。Ho (2006) 將兩個連用的增強詞與單一增強詞分開，並將之分類為「雙重增強詞或重複增強詞」，我們雖然也認同兩個增強詞的連用確實會更加強化語氣，但似乎並不需要另增一個類別來劃分單一增強詞與連用時的差異，更何況語料裡還有多筆增強詞與其他類型強勢語連用的情形（見下例 10 和 18）。至於例 (8) 中的還與例 (7) 的用法和意義皆不相同，我們將例 (8) 裡的還分在下面的詞彙增強詞中，有「尚（且）」的意思，用來修飾整個句子賣該恁壞个菜（賣那這麼爛的菜），整句意思是說：「你是賣菜的，而我又是你的好朋友，你竟然賣這麼爛的菜給我，實在沒天理！」這裡的還近似於英文裡 even（甚至）的含意，表達說話者感覺訝異或不可置信的態度。另外若以被抱怨者的身份來看，例 (7) 是社會地位較高且不親近的女老師（+P +D；F），而例 (8) 是社會地位較低且還算熟悉的女菜販（-P = D；F），兩例都擷取自年輕男性組別的語料，但都使用了不少強勢語，可見得年輕的男性較不注意受話者的身份，大量使用增強詞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加上恁一共三個增強詞），同時也採用了較直接的抱怨策略（分別是策略十、策略四和策略九、策略三）。

侵略性疑問詞也是此次語料中出現頻率很高的強勢語。客語中的侵略性疑問詞多由

仰（怎麼）出發，用帶有不耐煩的疑問語氣來增強話語的衝擊力。如下例（9）：

(9) 你仰摻 ngai5 个門撞壞忒了？下擺愛細義。

‘你怎麼把我的門撞壞了？下次要小心。’

例句（9）若沒有加上仰（怎麼），則還帶有一般的疑問成分，表示不確定是否是你撞壞我的門，或是門是否真的被撞壞，而一旦加上侵略性的疑問詞仰（怎麼），其疑問語氣就消失了，這時說話者不但確定是你撞壞了門，且問話的目的也不是真的要詢問你是如何撞壞的，而是用仰（怎麼）來讓整個句子責怪的成分增加，對受話者面子的威脅和衝擊也增加。另外，受試者也經常將不同類別的兩個強勢語合併使用，如下例（10）是侵略性疑問詞仰（怎麼）和增強詞恁（很/非常/這麼）的連用，例（11）也是兩個類別混用，以仰會（怎麼會）加上恁（很/非常/這麼），其意義則與例（10）完全相同。

(10) 你仰恁毋...恁無細義，摻 ngai5 个車仔撞到 mien5 mien5，你愛賠 ngai5。

‘你怎麼這麼不...這麼不小心，把我的車子撞到爛爛，你要賠我。’

(11) 你仰會恁無小心 no5？飯倒到該...該眠床頂 no5？該 ngai5 這下愛仰正好 no5？愛洗被單 ne5。

‘你怎麼會這麼不小心呢？飯倒到那個...那個床上呢？那我現在要怎麼才好呢？要洗被單耶。’

這再次呼應前面我們認為兩個增強詞放在一起時並不需要另增一個「雙重增強詞或重複增強詞」的類別，因為說話者在使用強勢語時，不僅會重覆使用兩個增強詞，也經常合併兩個不同類別的強勢語一起使用，仰恁就是侵略性疑問詞和增強詞的連用。再看看下面幾例：

(12) 滿街恁多違章建築，你毋拆，來拆 ngai5 个，係麼个意思！

‘滿街這麼多違章建築，你不拆，來拆我的，是什麼意思！’

(13) 你搞麼个釐？麼該朋友？做假个 io5？

‘你搞什麼鬼？什麼朋友？做假的喔？’

(14) 你摻 ngai5 个相片 zhung1 忒，這下愛仰般人交代 ne5！ngai5 dak4 日暗

晡夜有閒就會看這好仔相片 le5！愛...愛 ngai5 仰結煞 ne5？

‘你把我的相片弄掉，現在要怎麼交代呢！我每天晚上有空就會看這好的相片耶！要...要我怎麼辦呢？’

例（12）和例（13）這兩個侵略性疑問詞本身就很具攻擊性，特別是例（13）的搞麼个釐（搞什麼鬼），直接威脅受話者的面子，因此在此次的語料中較為少見，僅出現在男

性的語料裡，且又以年輕組群多一些。¹³這個例句出自年輕組，受話對象是社會地位較高、普通關係的男性友人 (+P = D; M)，很顯然說話者並不因為對方社會地位較高而採用較緩和的策略或較委婉的緩解語。例句 (14) 的抱怨對象是社會地位相等且熟識的女性友人 (=P -D; F)，說話者為年長的女性，她利用仰般人（怎麼/怎樣）和仰結煞（怎麼辦）將弄丟照片的麻煩留給被抱怨者處理，也用這樣的侵略性疑問詞增強對受話者消極面子的威脅。

最後再看詞彙增強詞的例子。不同於增強詞多屬於副詞性的修飾語，文獻中詞彙增強詞所涵蓋的範圍較廣，有時是連接詞，有時甚至是不雅的髒話。在口語語料中我們也找到不少例子。先看下面兩例：

(15) 你昨晡日開个藥仔害 ngai5 食到緊爪，好得無食死 a3，係食死看你愛仰仔賠？

‘你昨天開的藥害我吃到一直抓，好在沒吃死啊，要是吃死看你要怎麼賠？’

(16) 你看，你駛車仰般人駛，你看你膠 ngai5 个大門 na1，這撞壞忒 a5！你看愛仰結煞，看你仰般人賠 ngai5。人暗晡頭 ho2，你看，門無關好有賊仔來，看你...看你愛仰般人...看你愛膠 ngai5 整好無？

‘你看，你開車是怎麼開的，你看你把我的大門啊，這撞壞掉啊！你看要怎麼辦，看你怎麼樣賠我。人家晚上吼，你看，門沒關好有小偷來，看你...看你要怎麼樣...看你要幫我修好嗎？’

例句 (15) 的好得（好在/幸好）這個轉折語氣詞乍看之下，應該是帶出某種有利的條件或情況，但從語料上來看卻是更加重受話者應負責任的程度，這裡是說雖然藥物造成過敏，但慶幸情況沒有嚴重到讓人死亡的程度。說話者其實是用好得無食死（好在沒吃死）來表達藥物過敏嚴重的程度幾乎到了要人性命的地步，因此我們將這一類的好得（好在/幸好）歸類在詞彙增強詞裡。而例句 (16) 是年長女性的語料，抱怨對象是社會地位相當而交情普通的男鄰居 (=P =D; M)，此時抱怨者用你看（你看）其實並不一定要受話者「看」，而是要他面對自己所犯的錯，例如斜體的三個你看其實都失去「看」的原意，都是要被抱怨者負責任的意思。而看你（看你）則是 ngai5 看你（我看你）的簡化，是站在說話者的立場，有監督/監視的意味。例句中女性受試者不斷的重覆使用你看（你看）和看你（看你），同時也搭配三個侵略性疑問詞仰般人（怎麼/怎樣）和一個仰結煞（怎麼辦），是語料中出現強勢語次數最多的一筆，還交替的使用策略十（你開車是怎麼開

¹³ 男性年長組出現兩筆，年輕組共四筆。

的)、策略六(看你怎麼樣賠我)和策略四(門沒關好有小偷來)等較嚴厲的抱怨策略,顯示強勢語的確較常與直接的抱怨策略連用。

再看另外兩個詞彙增強詞的例子。

(17) 你最好撈若碗端走, 撈 ngai5 摔淨來, 無就毋好吃。

‘你最好把你的碗端走, 把我擦乾淨來, 不然就不要吃。’

(18) 你仰會恁夭壽 no5! 你賣个菜仰會恁無姜, 賣分 ngai5 害 ngai5 食到局痢肚, 害 ngai5 恁腳軟到會死。

‘你怎麼會這麼夭壽呢! 你賣的菜怎麼會這麼不新鮮, 賣給我害我吃到拉肚子, 害我這樣腳軟到快死。’

例句 (17) 中的最好(最好)在語料裡常與無(不然)連用, 形成恐嚇/威脅的語氣, 策略上的搭配也以威脅/警告為主, 且多半用於被抱怨者社會地位低於自己時, 例 (17) 的受話者就是自己的兒子, 使用的策略則是較嚴厲的策略七(威脅)和策略八(警告)。唯一一例最好(最好)單獨使用的狀況出現在年輕男性對熟識且社會地位相等的男性友人的抱怨 (=P-D; M), 情境中友人借了你的車卻把車子撞爛了: 你最好撈ngai5 整好來la5!

(你最好把我(的車)修好來啦!), 因為親近且社會地位相等, 又同為男性, 因此抱怨者使用威脅的策略七加上同樣帶有脅迫意味的詞彙最好(最好)。實際上這樣的用法也只是省略了後面的無(不然), 其功能、意義與「最好(最好)...無(不然)」的連用是完全一樣的。除此之外, 我們還發現不論是最好(最好)與無(不然)的連用或是最好(最好)的單獨使用, 都只出現在年輕族群裡, 年長組中完全沒有這樣的用法。我們推斷這樣的用法應該是受到華語的影響, 時下年輕人常用華語的「最好是(這樣啦)！」來表示: 第一事情並非如說話者所預期, 有否定的意味;¹⁴第二則是省略了後面要帶出後果的「不然」, 有警告的意味。¹⁵語料中年輕客家族群受到華語的影響, 單獨使用客語的最好(最好)來表示第二種意義, 即「最好...不然...」的警告意味。

例 (18) 中的不雅用語夭壽(夭壽)與前面的仰會(怎麼會)和恁(很/非常/這麼)形成侵略性疑問詞 + 增強詞 + 詞彙增強詞三種強勢語的連用, 顯示不同類型的強勢語間是可以相互連用的, 而類似的用法在語料裡也經常出現, 例如實在還該死(實在很該死)是兩個增強詞加上一個詞彙增強詞的用法, 一般而言, 強勢語的數量越多, 相對的

¹⁴ 例如某甲說:「你突然要請我吃飯, 是中樂透啦?」某乙回應:「最好是!」表示某乙根本沒有中樂透。這是現今華語年輕族群中常見的用法。

¹⁵ 雖然這樣的用法現在比較少見, 但在「最好是(這樣啦)！」還沒有否定意味用法時, 警告意味的用法是存在的。例如:「求求你原諒我啦!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最好是!」表示最好如你所述, 下次不會再犯, 否則將會有不好的後果。

語氣強度也越強。

5.3 綜合討論

依據上一小節的例句及分類，我們將客家話中各類強勢語出現的頻率及可相互連用之類別整理如下表二。

表二 客家話中的強勢語

強勢語種類	例詞	出現頻率	連用型態
增強詞	恁、當、還、實在、正經、非常、一定、完全等	最高	可在同類別中連用，例如：實在+還，亦可與侵略性疑問詞連用，例如：仰+恁
侵略性疑問詞	仰、仰會、仰仔、仰般、仰般人、仰結煞、搞麼个釐、麼个意思等	次之	同類別中無法連用，但可與增強詞共同出現，例如：仰會+恁
詞彙增強詞	好得、最好、無、還、你看、看你、夭壽、該死、巔嫲等	較少	同類別中無法連用，但可與增強詞和侵略性疑問詞共同出現，例如：實在+還+該死

由上表得知，增強詞是客家話中最常出現的的強勢語，它同時也最容易和其他類別的強勢語連用。

雖然緩解語不在此次的討論範疇之內，¹⁶但從語料中我們發現客家人在抱怨的時候緩解語的使用遠多於強勢語，這一點與文獻中Chang (2007) 與Chen (2009) 針對華語抱怨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抱怨」這個語言行為本身就是一個會明顯威脅說話者與受話者面子，同時會影響談話和諧且具有攻擊性的不禮貌行為 (Trosborg, 1995)，因此抱怨者會傾向使用較多的緩解語以弱化抱怨的強度，更何況從歷史遷徙的角度來看，客家人給人的印象是傳統、保守與節儉的 (Constable 1994; Erbaugh 1992)，反映在語言使用上也應該是更遵循禮儀的。而強勢語一般用在增強抱怨語氣，因此客家人使用強勢語的頻率明顯低於緩解語。

¹⁶ 關於緩解語的分析，請見吳睿純 (2012)。

若從抱怨策略的角度觀察，強勢語一般多與較直接且嚴厲的抱怨策略連用，在我們的語料裡，類型三（要求賠償）、類型四（威脅或警告）與類型五（直接抱怨）是最常與強勢語連用的策略，受試者在使用這些較直接的策略時，同時運用各類型的強勢語以更適切的傳遞不滿情緒或增加抱怨的強度。但語料中我們也發現，有時強勢語也出現在間接的抱怨策略裡。誠如我們在第 5.2 小節所提到 Ho (2006) 對「道歉」修飾語的分類，若將擴大詞與縮小詞的概念應用到抱怨的修飾語上，則只要是能最小化 (minimize) 抱怨必要性的，都是縮小詞。所以在我們的語料裡也有部分的增強詞及侵略性疑問詞用作縮小詞，也就是說，這樣的強勢語不用作增強抱怨語氣，而是用來減輕抱怨者所需要抱怨的程度。如下例 (19)：

- (19) 先生，還敗勢 o1！你恁冷今天又行來 ho2，實在實在當敗勢，ngai5 對你
非常个敬佩！
 ‘老師，很抱歉喔，你那麼冷的天又走來吼，實在實在很抱歉，我對你
 非常的敬佩！’

例句 (19) 中的受試者選擇了類型一的「放棄抱怨」，且使用策略一「替被抱怨者辯解」，表達在這麼冷的天氣還約老師出門，所以老師遲到也是應該的，甚至對老師感到抱歉。受試者先用還（很/非常）表達自己抱歉的程度，再用恁（很/非常/這麼）來強調天冷的狀況，替老師的遲到找最適合的藉口，接著連用兩次的實在（實在）和一次的當（很）來強調自己抱歉的程度，最後甚至還用非常（非常）來表示對老師在這麼冷天還出門赴約的敬佩之意。這四個增強詞由於搭配的抱怨策略的不同，雖屬強勢語的範疇，但都屬於縮小詞的一種，用以減輕/縮小說話者抱怨的意願或必要性。

再看看強勢語的使用與受試者年齡和性別的關係。文獻中曾經提到 Chang (2007) 針對台灣地區國中、高中、大學以及研究生為研究對象，探討抱怨的語言行為表現，結果顯示受試者年紀越大，使用緩解語的頻率越高，反之，年紀越小，使用強勢語的次數越多。這一點與我們此次的研究結果恰好相反；在我們的語料中，年紀輕者最常在直接的抱怨策略中使用強勢語，而年長者相對使用得較少。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因為 Chang (2007) 的研究對象皆為在學學生，長期浸淫在學校教育中，因此年紀越大，言談中的禮貌原則與概念越清晰，表現在語用上也越禮貌，換句話說，在 Chang 的研究中，在學學生除了「年齡」上的差異之外，更重要的變因是「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越高者，使用強勢語的次數就越少。而我們此次的受試者多為已出社會人士，社會化程度一致，「年齡」就成為唯一變項。然而近年來台灣社會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固有的道德感、價值觀及禮儀規範等都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而這樣的改變和影響在年輕一輩身上表現得更顯著，他們已

不像年長者那樣注重禮節，反映在抱怨的語言行為上則是較常使用直接抱怨策略及強勢語，才會造成年長者在語言使用上反而比年輕人更有禮貌的現象。

此外，這次我們雖然沒有做量化的統計，但從語料裡還是可以約略看出說話者性別對語言使用的影響。在吳睿純 (2012) 針對緩解語的研究中就發現女性比男性使用更多的緩解語，其中又以年長女性的使用頻率最高；而此次的研究則恰巧相反，在強勢語的使用上，我們發現男性的使用頻率略高於女性，這與多數性別與語言使用的研究結果類似。文獻中經常提及相較於女性，男性是較不友善且具攻擊性的語言使用者 (Coates 2004; Holmes 1988, 1989, 1991, 1995)，女性較會在意受話者的面子需求 (Mulac *et al.* 1988)，整體而言，女性在語言使用上比男性更有禮貌 (Brown & Levinson 1987; Lakoff 1973; Phillips *et al.* 1987) 等，這樣的性別差異基本上呼應了本次針對強勢語的探討，即男性較具攻擊性、較不在意受話者的面子需求，所以整體的語言表達不如女性來的禮貌。

最後觀察受話者的社會地位和相對熟悉程度對強勢語使用的影響。在之前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客語使用者在選擇抱怨策略時，「社會地位」佔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在緩解語的運用上，「熟悉程度」則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¹⁷然而在此次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受試者在使用強勢語時，似乎不太考量這些社會語用變項，即在面對社會地位、熟悉程度甚或是性別各自不同的受話對象時，強勢語的使用卻沒有顯著的差異。歸咎其原因我們認為應該是因為這些語詞雖然被歸類為「強勢語」，但是除了少數幾個不雅用語如夭壽（夭壽）、該死（該死）、巔癲（瘋女人）等之外，其他的增強詞或侵略性疑問詞如恁（很/非常/這麼）、當（很）、還（很/非常）、仰會（怎麼會）、仰般（如何）等，都是一般客家話口語中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彙，也就是說，就算在非抱怨的情境下，這些詞彙也經常出現在其他類型的語言使用裡，或許因為如此，才讓這些名為「強勢語」的日常用語，在各組中幾乎看不出因為受話者身分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6. 結論

6.1 總結

強勢語在抱怨的語言行為中扮演著增色的作用，它讓直接或嚴厲的抱怨顯得更具攻擊性、更威脅受話者的面子。本文探討客家話中的三類強勢語，其中增強詞在抱怨中出現的頻率最高，其次是侵略性疑問詞，最後是詞彙增強詞。研究中也發現，受試者的年齡與性別也會影響強勢語使用的數量及頻率；而結合抱怨策略來看，我們發現客家話中

¹⁷ 關於抱怨策略及緩解語的使用，另有專文分析，這裡不多著墨。

的強勢語雖然較常與直接的抱怨策略連用，但若納入縮小詞的概念，有時強勢語也出現在間接而緩和的策略中。

6.2 未來的研究

本文探討不同年齡層、不同性別的客家話使用者，在抱怨時面對社會地位、熟悉程度和性別不同的被抱怨者時使用強勢語的狀況。為了要適當控制這些社會語用變項並採錄大量語料，我們使用了口語的言談情境填充問卷，然而不可否認的，這樣經過設計的語言環境終究與自然觀察法下所得到的語料有所不同，因此我們認為未來若能補足客家人在自然語境下的語言使用，或許可以得到更令人信服的結果與分析。此外，為了探究說話者「年齡」這個因素對強勢語使用的影響，我們將受試者分成 20-40 歲的年輕人及 50-70 歲的年長者各 30 位，這樣的年齡跨距似乎稍嫌過大，且最終兩組的平均年齡分別落在 24.2 歲和 57.0 歲，未來若能將受試者年齡控制在 30 和 50 歲，或許能排除年齡過輕母語語言能力不足或年齡跨距過大比較不易等問題。

引用文獻

- Barron, A. 2003. *Acquisition in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Learning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in a Study Abroad Contex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Blum-Kulka, S., Juliane House, and Gabriele Kasper, ed. 1989.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Requests and Apologies*. Norwood, NJ: Ablex.
- Brown, P., and S. Levinson. 1978. Universals of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 *Question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ed. by E. Goody, 56-2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H. M. 2001. *Complaints in Chinese – The Case of Elementary School, Junior High School, Seni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A thesis.
- Chang, S. L. 2007. *The Speech Act of Complaining in Mandarin Chinese: Perceptions and Productions among Four Age Groups*. Kaohsiu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 Chen, M. H. 2009. *An Interlanguage Study of the Speech Act of Complaints Made by Chinese EFL Speakers in Taiwan*. Kaohsiu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MA thesis.
- Coates, J. 2004. *Women, Men and Language* (3rd ed.). London: Longman.
- 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Anchor Books.
- Constable, N. 1994.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conomidou-Kogetsidis, M. 2009. Interlanguage request modification: the use of lexical/phrasal downgraders and mitigating supportive moves. *Multilingu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28.1: 79-111.
- Erbaugh, M. S. 1992.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s a Hakka enterprise. *China Quarterly* 132: 937-968.
- Hassall, T. 2001. Modifying requests in a second 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9: 259-283.
- Ho, Po-chin. 2006. *Internal Modification of Apology Realization: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Kaohsiu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MA thesis.
- Holmes, J. 1988. Paying compliments: a sex-preferential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 *Journal of Pragmatics* 12.3: 445-465.
- _____. 1989. Sex differences and apologies: one aspect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pplied Linguistics* 10: 194-213.
- _____. 1991. Language and gender. *Language and Teaching* 24.4: 207-220.
- _____. 1995. *Women, Men, and Politeness*. New York: Longman.
- House, J., and G. Kasper. 1981. Politeness markers in English and German. *Conversational Routine: Explorations in Standardized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and Prepatterned Speech*, ed. by Flotian Coulmas, 157-185. The Hague: Mouton.
- Kasper, G. 1981. *Pragmatische Aspekte in der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Aspects in Interlanguage]. Tübingen, West Germany: Narr.
- Kasper, G., and M. Dahl. 1991. Research methods in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3: 215-247.
- Lakoff, Robin. 1973.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Language in Society* 2.1: 45-80.
- Leech, G.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 Lin, Yuh-Huey. 2007. Making complaints in Mandarin Chinese: gender differences and the sociolinguistic universal. *Exploring Language at the Interface*, ed. by M. Y. Tseng, 41-76.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 Lin, Yuh-Huey, and Po-Chin Ho. 2006. Internal modification in apology realization: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agmatics in the CJK Classroom*, June 5-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Manoa.
- Mulac, A., J. M. Wiemann, S. J. Widenmann, and T. W. Gibson. 1988. Male/ female language differences and effects in same sex and mixed-sex dyads: the gender-linked language effect.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5.4: 315-335.
- Najafabadi, S. A., and S. Paramasivam. 2012. Iranian EFL learners' interlanguage request modifications: use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supportive mov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7: 1387-1396.
- Olshtain, E., and L. Weinbach. 1987. Complains -- a study of speech act behavior among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of Hebrew.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985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 ed. by M. B. Bertuccelli-Papi and J. Verschueren, 195-208. Amsterdam: Benjamins.
- _____. 1993. Interlanguage features of the speech act of complaining.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ed. by G. Kasper and S. Blum-Kulka, 108-122.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hillips, S., S. Steele, and Christine Tanz, ed. 1987. *Language, Gender and Sex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auer, G. 2004. May you speak louder maybe?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development in requests. *Eurosla Yearbook*, Volume 4, ed. by S. Foster-Cohen, S. Sharwood, A. Socace and M. Antonella, 253-27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3: 209-231.
- Sifianou, M. 1999.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England and Greece: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osborg, A. 1995.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Requests, Complaints, Apologies*.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Woodfield, H. 2006. Requests in English: ESL learners' responses to written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s.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International LAUD Symposium.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Linguistics, Social and Cognitive Approaches*, 1-30. Landau: 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

Yuan, Y. 2001. An inquiry into empirical pragmatics data-gathering methods: written DCTs, oral DCTs, field notes, and natural conversatio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2: 271-292.

吳睿純. 2012. 〈客家話抱怨語行中常用之緩解語〉,《客家研究》5.1: 1-38。

徐兆泉. 2009.《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台北：南天書局。

吳睿純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

rachelwu@mail.nhcue.edu.tw

Upgraders in Hakka Speech Act of Complaint

Jui-Chun WU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use of upgraders in the speech act of complaint in Hakka. Sixty Sixian (四縣) Hakka speakers were recruited to give responses to 18 complaint-provoking scenarios. We divide Hakka upgraders into three main categories, namely, intensifiers, aggressive interrogatives, and lexical intensifiers. Results suggest that Hakka speakers use more intensifiers and aggressive interrogatives than lexical intensifiers. Moreover, compare to female and senior speakers, male and junior speakers tend to use more upgraders to aggravate or strengthen a complaint by increasing its impact on the accused. Besides, Hakka speakers usually combine upgraders from different categories to further intensify the force of a complaint. According to our observation, though upgraders usually appear in direct or severe complaint strategies, they are sometimes considered minimizers and show up in indirect or gentle strategies. Lastly, unlike the speakers' choices of complaint strategies or downgraders which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complainees' 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distance, respectively, the selection of upgraders seem not to be influenced by those socio-pragmatic factors.

Key words: Hakka, upgrader, complaint